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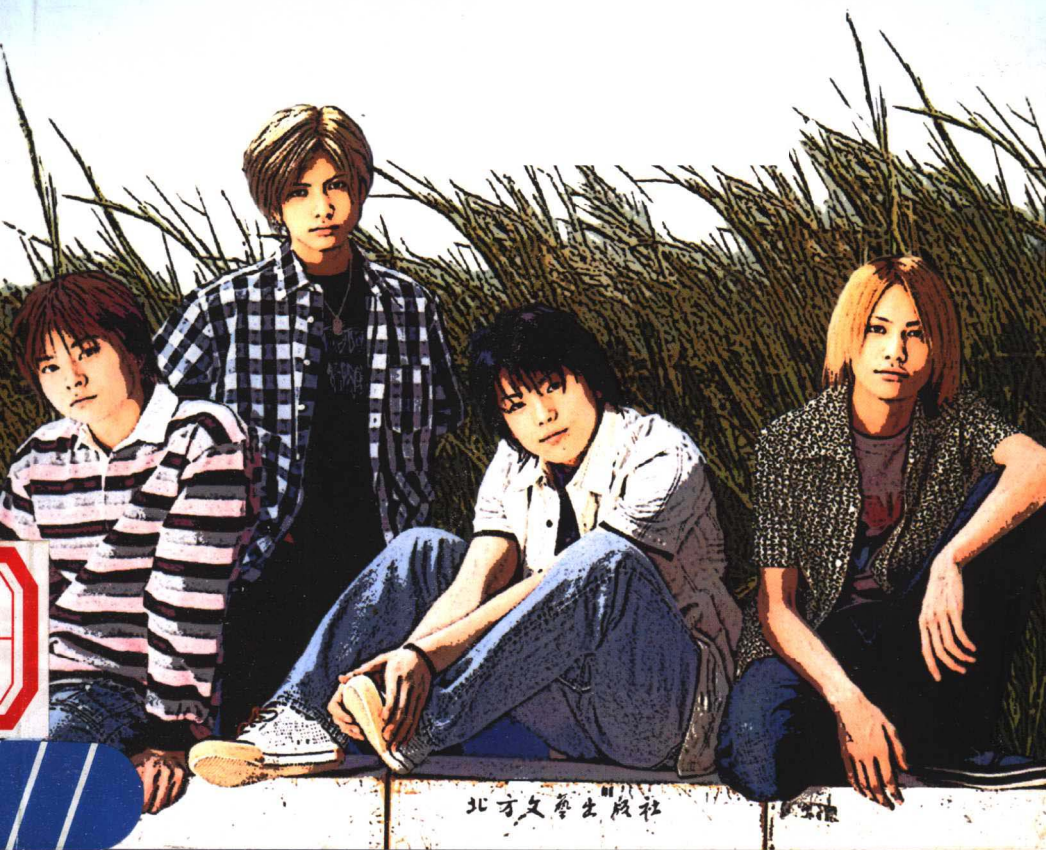
4

TE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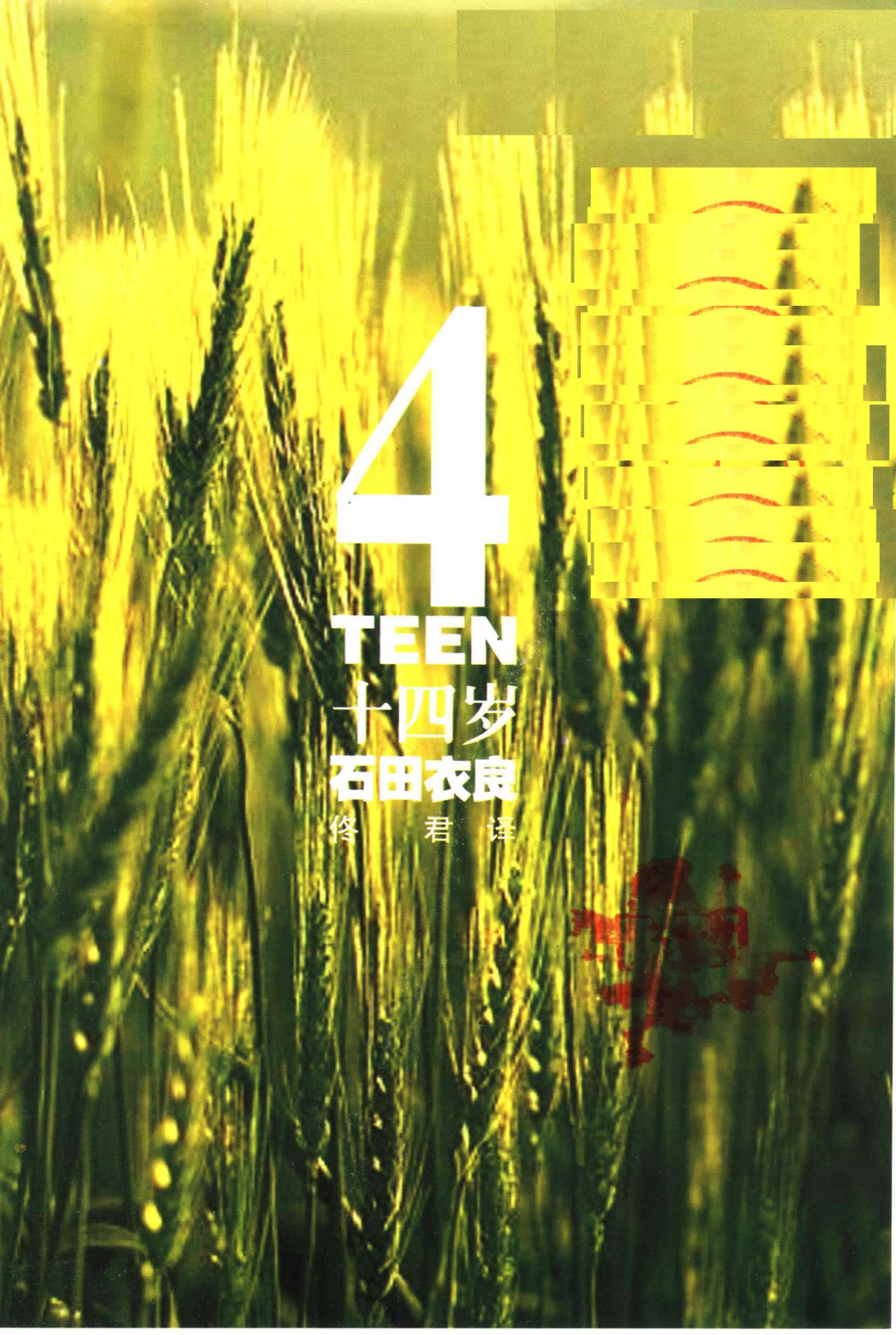
十四岁

石田衣良 (日)

佟 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4

TEEN

十四岁

石田衣良

佟 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四岁/(日) 石田衣良著; 佟君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 9
ISBN 7-5317-1844-8

I. 十... II. ①石... ②佟...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735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黑版: 08-2005-038 号

4TEEN by ISHIDA Ira

Copyright © 2003 ISHIDA I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十四岁

作 者 [日] 石田衣良
译 者 佟君
责任编辑 李相玲 王佳欢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8.6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 1 次
书 号 ISBN 7-5317-1844-8/1·1708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惊人的礼物

1

月光草

33

飞翔的少年

65

十四岁的情事

95

点燃盛大烟火夜晚

123

我们谈论性爱

155

浅蓝色的山地车

175

迈向十五岁的旅程

207

4

TEEN

十四岁

石田衣良

惊人的礼物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刚刚进入春假的一个星期天。那天在月岛车站的麦当劳前，也就是在有着一百多家铁板烧烤店的西仲街的出口处，我骑着山地车，一只脚踩在路边的护栏上，有时又移开这只脚，一边做着两脚扬起的动作，一边在等我的同班朋友。

午后三点，在斜射的阳光下，穿过浅橘黄色的斑马线，我的同班同学内藤润最先赶到了。阿润骑着和我颜色不同的特莱克山地车，那红彤彤的山地车的框架上装载着变速器。由于他身材矮小，所以车座也就调得很低。而我的山地车却是蓝色的。

“阿大还没到吗？”

阿润用中指扶着几乎有半边脸那么大的黑框眼镜问我，而我只是耸了一下肩膀，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小野大辅是我们约好见面的另一个同班同学，这个阿大平时总是要比约定的时间来得晚。

“不过，直人他没有问题吧？”

这一次是我问话了。

“不知道啊！给我也只是发了个短信而已。但是直到毕业典礼为止，看上去他一直都是很健康的样子啊，可怎么突然就住院了呀？”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身后，随着自动门的打开，传来了阿大粗犷的声音。

“哎哟哟……让你们久等啦！”

阿大捧着油炸食品从麦当劳里走了出来。他的外号就是从吃这种油炸食品得来的。阿大的“大”不是他的名字小野大辅的“大”，而是分为大、中、小的油炸食品的“大”。这个名字就好像散发着一股奇特的油炸气味。在阿大勉强系得上腰带的肚子里，塞满的炸薯条似乎都快要溢出来了。

“走吧，时间到了。”

我喊道。阿大好像还在喝着饮料，一边往嘴里不停地胡乱塞一些剩下的炸薯条，一边朝着朝日银行那边走过去，去取他那辆轻便自行车。即使是从后面，也可以看得出他脸蛋上的肉在向两侧鼓着。

“接下来要住院的该是阿大了吧？”

阿润说道。我莞尔而笑。三个人终于聚齐了，我们一起出发，去探望正在住院的另一个朋友——直人。

从月岛车站到隅田川的堤坝也就只有两百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在自行车上立起身来，踩着自行车脚踏板骑上像是躺倒着的“W”形状的自行车坡道时，就已经到达了佃大桥。我和阿润先骑上大桥，在大桥的旁边等着落在后面的阿大，顺便稍微休息一下。在令人昏昏欲睡的灰绿色的隅田川两岸，高层玻璃建筑与高层钢筋混凝土建筑排列在一起。既有二十层高的，也有三十层高的，五十层以上的高楼也星星点点零零落地散落其中。虽然是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城市，但是每每看到从这座大桥开始的如同锯

齿般的汽车游览公路，就会产生一种仿佛置身于国外的感觉。阿润沉默着，然后突然抬起头来仰望舒展开来的天空。那是浅浅的幽幽的蓝色！在东京可是极少能够看到如此广阔的天空呢！

耸动着肩膀喘着粗气的阿大终于赶上来了。他竟然在轻便自行车上安装螳螂闸，这简直是对自行车的原理一窍不通嘛。因为，如果不能牢牢地固定住上半身并且使用腹肌的话，就不能很好地蹬自行车的脚踏板。

“哎呀，快累死了啊！到底还是昨天晚上干过头了啊。”

阿大擦着汗水嚷嚷着。阿润立刻很感兴趣地问：

“干了几回呀？”

“也就七回吧。”

阿大的回答多少有些炫耀和扬扬自得。那时我们班上男同学的话题清一色都是手淫自慰，无非是次数、时间、数量以及全新的技法再加上新鲜的创意，等等。我对阿大能够在一夜之间做七次自慰而感到惊诧不已。假如被朋友们问到一天最多能做多少次的话，我也顶多只能回答：大约三次左右吧。然而，实际上，我一天做两次自慰就已经是最高记录了。而且就连这种身体状况还算比较好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的了。

“阿大这个家伙果然非同寻常啊！”

阿润显得十分吃惊地说。沐浴在从东京湾吹来的温润海风里，我们朝着对岸的陆地前进着。佃大桥的长度将近三百米。我们骑着车在人行道上缓缓前行，而那些汽车却在有着四条车道的

马路上马达轰鸣地飞驰而去。月岛是明治时代以后才建成的人造陆地，虽然感觉上是座岛屿，而且与对岸同属一个中央区，却是人工填海所产生的陆地，而且因为有像筑地以及银座这样的地方，所以让人感觉到还像是个城市的样子。银座后街的小巷胡同是我们孩提时代的玩耍场地。我们对地下商业街上百货商店的免费品尝食品柜台以及大厦楼顶的空中庭园都了如指掌，但却一次也没有想过这里是既亮丽又繁华的街区。

过了大桥，转过日冷大厦，我们沿着堤坝走向圣路加花园。那里是一处刚刚修整过的光彩夺目的角落，人行道上铺着带有雕刻图案的地砖，旁边流淌着人工开凿的小河。从整体上看，似乎是一座比较奢侈的庭园。在两幢拥有广告代理店、星级宾馆以及超豪华养老院等设施的大厦对面，有一家镶嵌着胭脂色瓷砖的医院，那就是我们同学加死党直人住的圣路加国际医院了。我们在排列着出租车的圆形停车地点那边下了自行车，然后穿过镶嵌着厚厚玻璃的自动门，进到了医院里边。

里边很像酒店的大厅，地面铺着红白方格花纹的大理石，天井极高，在每一个角落，都有盆栽的大叶观赏植物随着从空调里吹出来的风摇曳着。上午的接诊似乎已经结束了，因此挂号的地方人影稀疏。由于这是一家只对固定患者开放的医院，所以我们十分轻松地通过了早已了如指掌的通道，走向医院大楼的中央电梯。

在三面都有把手的电梯里，阿润问道：

“探望病人，咱们拿什么东西来了吗？”

“我拿了本这个。”

阿大说着，便从迷彩背包里掏出了一本薄薄的杂志。

“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但这本杂志的卖点就是，读过之后能让你学会在街上跟那些女孩子们搭话，然后让她们脱掉衣服呐。”

我们三个人围拢在一起，都来看这本属于那种在马路上叫卖的色情杂志。封面上是两个不知道是可爱呢还是不怎么样的原宿街区一带的女孩子，不知是在哪里的街道上张开了双臂，摆出一副人们熟知的那种娇媚姿态。两个人清一色都穿着陈旧的牛仔裤和白色的短大衣。

“很不错嘛！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样的……”

这么说着，阿润从格伲高里牌的小背包里拿出了一本大型杂志。那内容不用看也知道，因为阿润是出了名的老外巨乳的疯狂爱好者。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叫珂莉司达尔的女孩儿是最有人气的啦！”

阿润说着，便打开了粘着标签纸的那一页。那个女孩儿金发碧眼，两个乳房比头盖骨还要大，乳晕像煎双荷包蛋那么大，还有细细的蜂腰，像滑冰选手一般的体形，美丽得简直超乎人们的想象，就如同天仙一般。

“哲郎你的呢？”

阿大对着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电梯的重力加速度变得慢了下来。七楼马上就要到了，这还真不错。我带给直人的是相对比较清纯的女孩儿脱了衣服的那种极其普通的写真集而已，不像他们两个所带的礼物那么有趣。不过，里边还是有许多卷起女生制服裙而露出阴毛的图片，因此也就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清纯了。

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们马上把色情杂志放进背包里，然后径直向病房走去。电梯大厅的旁边是摆放着沙发的休息处，显得无精打采的病人就像一些小小的离岛一样稀稀落落地散坐在那里。面对着的走廊前面还是玻璃自动门。摄像机悬挂在天井上，阿大调皮地向摄像机镜头微笑着挥挥手。

我们一边向前走一边确认走廊两侧病房的门牌号。眼前是712号病房。右侧最里边倒数第二个房间就是直人的病房。这家医院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所有房间都是相互隔离开来的单人间。我们三个人轮番透过滑动门正中间的玻璃窗向房间里窥视，但却只看到了遮挡视线的布帘。于是我作为代表敲了敲门。

“请进！”

里边传来了直人妈妈的声音。

“打扰啦……”

我们进到病房里的时候，阿姨为我们拉开了布帘。在白色钢架的病床上，直人穿着条纹睡衣向我们微笑着。他中分的头发好像经过局部挑染似的，一半是白色的。但这并不是特意染的，实际上就是白头发。但让我更加震惊的却是直人脖子上那么多的皱

纹，就好像是带着几十条项链似的，圆圆的皱纹重叠着垂挂在打开衣领儿的脖子根儿上。我慌忙地看了一下直人的脸。他满是皱纹的干燥的脸上，只有眼睛和我们几个一样，或许是由于不安而显得有些焦躁。即便如此，直人仍然显出了初中生所特有的那种满不在乎的眼神。

“没事儿吧？直人。我们今天可是给你带来很好很好的礼物哦！”

阿大一边使着眼色一边说道。直人的妈妈从医院配备的冰箱里取出装着乌龙茶的电暖壶，往纸杯里倒茶。

“今天你们可要多待一会儿哟，因为直人觉得很没意思呐。”

“好啊好啊，我们听您的。”

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学习成绩最好也最受阿姨喜欢的阿润非常爽快地回应着。反倒是直人显得有些焦急起来。

“喂，妈妈，大家好不容易来了，你就快点儿出去吧！”

尽管是非常不客气的话，但是阿姨还是一边点着头说“好的好的”，一边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大手提袋。在就要走出病房的时候，她回过头来说道：

“我在电梯旁边的沙发那里，阿润你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喊我一声哦。”

我们大家点头示意了之后，木制的滑动门才慢慢地关上了。

直人也不看任何人的视线，用干哑的声音说道：

“不必要来嘛，只不过是平常的入院检查而已。”

“我们通过班级的网页才知道你突然病倒被救护车拉走的消息呀。”

当我这样解释的时候，阿大从旁插话道：

“是不是干过了劲儿才贫血的呀？本来早衰症这种病的名称就很奇怪嘛。”

“阿大不管什么都会和性或者吃的东西扯上关系呐。”

阿润吃惊地说道，似乎是把“早衰”听成“早泻”了。直人真的是未老先衰了，这是一种衰老得比普通人要快几倍的病症。无论是花白的头发，还是脸、手还有脖子上布满的皱纹，都是这种病的缘故。然而，早衰的只是身体，而心灵却和我们完全一样，同样还是个初中生的样子。偶尔他也会流露出一浅浅的笑意，而且还带着一种极其柔和的目光，望着我们这些男孩子以及班里的女孩子们。每当这时候，直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延长了好几倍，然而那只不过是他自寻烦恼而已。证据就是，现在直人正在打开阿大送给他的写在马路上如何追求女人的色情杂志。仿佛要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去，直人专注地凝视着阳光肤色、戴着橘黄色的极其暧昧猥亵的乳罩以及穿着短内裤的冲浪者。就在这个时候，阿润开起了玩笑：

“要是这么盯着看的话，小心人家的脸上都会出个洞哦！”

“这样的时刻还真是久违了啊，医院这种地方真是没有意思，憋闷得简直让人没法儿活呐。”

就在直人非常快速地浏览着那三本杂志的时候，我们还是像在教室里一样继续谈论着一些无聊的话题。什么谁和谁在拍拖啦，什么隔壁班的图书委员胸部异常地大啦，等等。直人把色情杂志塞进床垫儿下，然后说道：

“阿大给我的杂志最过瘾，其次是哲郎的，最后是阿润的。真不好意思，我不太喜欢老外。”

直人摇晃着像鸡冠一样萎缩的手。阿润显出有些不服气的样子。对于自己的高尚情趣总是得不到头脑蠢笨的小家伙的认同，阿润显得异常愤慨。

“你只不过是喜欢小女孩儿吧？先前借给直人的录像带也是穿学生制服的女生啊。对了，直人快要过生日了吧？”

“是啊，三月二十八号，就是下个星期六。虽然很无聊，但是这一次却不能开派对了对了。医院说现在还不能出院。”

这么说着，直人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的筱悬树。树皮脱落了，在斑斑点点发白的树枝上，水灵灵的嫩叶掺杂着还没有完全凋落的黄色叶子。大家一时间都变得沉默了。去年庆祝直人的生日时，我们举行了睡衣派对，地点是在天光塔三十四层的直人家里。或许是因为直人的病的缘故，直人的父母将生日派对搞得热闹非凡。那次，我们四个人整整疯了一个晚上。我还记得，也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我们大家来到了外面，在睡衣外加了件羽绒夹克衫，骑着自行车在漆黑的街道上尽情飞驰。穿过清澄街，越过黎明桥，奔向晴海码头。春天拂晓的空气透着一股冷峻清爽的气

息，那感觉就像在嚼着薄荷口香糖，令人心旷神怡。在有黑色油污流入的东京湾上，阴暗的天空渐渐地变成了明亮的灰白色。我们骑着车排成一排眺望着眼前景色的变化。这是我们四个人第一次一起眺望拂晓晨曦。从那以后已经过了一年，直人的皱纹虽然越来越深了，可我们还是玩着拙劣游戏的初中生啊！

阿大“啪”地拍了一下手掌，说道：

“什么样的礼物好呢？不论什么都行，你说吧！我们这些哥儿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你搞到的。”

直人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想要的东西都已经有了。因为只要向爸爸妈妈说一声，就会给我买回来的呀。”

“难道，老大妈们用的防皱霜、黑色的假发套和老年人用的尿布也可以吗？”

阿润这么一说，我们四个人禁不住都一起放声大笑起来。这是拿直人的病情当笑料的一种调侃。

“事先不知道礼物是什么最有意思了，不管什么都可以。但是真正需要的东西未必就能到手啊。”

直人眼望着病床说道。真恨不得作为礼物，把我们三个人年轻的生命各自分三分之一给他。如果真能那么做的话，我们也就可以马上结束初中生的生活了吧？因为大人一般不会对着大人们进行说教的。还有就是，无论做什么人的学生都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啊。

“知道啦，我们肯定会绞尽脑汁想办法送给直人一个超好的礼物。你要作好心理准备哦。”

这样说着，阿大还胸有成竹地拍起了自己的胸脯。就好像电视上游泳比赛里的巨乳女孩儿一样，他的胸部居然摇晃起来。

“我可不要什么任你随意揉搓阿大胸部之类的礼物哦！”

直人的这句话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家的哄笑。阿大趁势装疯卖傻地朝病床上的直人身上压了过去，只听见病床的钢管支架发出了悲鸣般的声音。这时，直人脚尖位置的毛毯卷了起来，就在那一瞬间，我们看到了直人的脚。正好站在床脚边的阿润脸色骤然大变，简直是惊愕！直人马上推开了阿大，重新为自己盖好了毛毯。阿润的脸色也在瞬间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即使是直人抬起头来看他的时候，也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之后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走出了直人的病房，穿过走廊，来到电梯旁边的休息处。在挨着墙壁的沙发上，直人的妈妈正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前方。尽管脸上的妆化得很好，但还是显出非常疲倦的样子。

“待了这么久，真是对不起。”

阿润又恢复了他那乖孩子的声音。从腰间一直延伸到天井那么高的巨大窗子上，已经洒满了璀璨的夕阳。在穿过隔热玻璃已经没有热度的橘黄色光线里，我们在阿姨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真是对不起啊，在休息的时候，还要你们来医院看他。”

我们无声地摇着头。

“看起来这次直人真的要在医院住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你们上学都很忙，可是，我能不能请你们尽量来看他呢？只要是你们要来探望的日子，那孩子从一大早就显得特别高兴。”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再简单不过了。这样吧，就我们几个人在直人的病房里秘密给他庆祝生日，好不好？”

阿润立刻运用快攻的方法跟阿姨进行了交涉。这时候的他依旧显得聪慧过人。只见直人妈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稍稍恢复了一些生机。

“可以啊，不过因为是在医院里，你们可不能太吵哦！”

“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呢？”

我下定了决心问道。

“就是有关直人病情的问题，我们也听说那是一种未老先衰的早衰症，可是医学上又叫什么呢？”

听了这话，直人的妈妈叹了口气。在夕阳的余晖里，宛若一朵刚刚恢复了些许生气的花又再次凋零了。

“是维尔纳症候群。想知道得更详细些吗？”

“不，可以了。请您回到直人身边去吧。或许他为了配合我们，现在已经感到很累了。”

是阿润帮我解了围。然后，我们又寒暄了几句，就跟直人的妈妈告别，之后乘上了电梯。在电梯里，我问阿润：

“刚才在病房里，你看到什么了呀？”